

创造的弥赛亚

——别尔嘉耶夫关于世界终极问题的思考

郭小丽 孙静萱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河北师范大学, 石家庄 050000)

提 要: 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思想具有俄罗斯特色, 其弥赛亚观也与西方不同。他认为, 弥赛亚意识不仅是上帝神选思想, 也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人类历史以寻求普遍的拯救为目的, 以进入千禧年(上帝之国)为终极目标, 而实现目标的先决条件则是创造。

关键词: 别尔嘉耶夫; 弥赛亚意识; 上帝之国; 创造

中图分类号: H106.99

文献标识码: A

早在1935年别尔嘉耶夫(1874—1948)在世时, 他的著作《基督教与阶级斗争》就被译介到中国, 至2007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的哲学》为止, 国内至少已经译介了20种该思想家的著述, 这说明别氏的思想引起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 因为他不仅深切关注俄罗斯的历史文化, 而且苦苦思索全人类的未来。然而与翻译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国内的别尔嘉耶夫研究却相对较少, 且多以简述其思想的形式出现。

别尔嘉耶夫的作品并非晦涩难懂, 关键是要通过分析“创造”、“自由”这两个核心观念把握其思想精髓。本文试以“弥赛亚”作为切入点, 解读别氏独特的“创造”思想。如许多俄罗斯哲学家一样, “弥赛亚”也是别氏著作的核心词之一, 但它远远超出了宗教范畴, 进入到更宽泛、更深层的一般哲学认识领域, 即把弥赛亚意识看作人类共有的文化范式以及民族乃至个人应有的价值观念。

1 弥赛亚意识构造历史

弥赛亚(希伯来文 Mashiah)原本是个宗教概念, 意为“受膏者”。在犹太教中, 古犹太人封立君主和祭司时, 受封者额上被敷以膏油, 称为“弥赛亚”。起初, 弥赛亚指称的是某个人——拯救者。后来长期寄人篱下、受人欺凌的犹太人盼望弥赛亚带领他们回归“应许之地”——流着“奶和蜜的迦南”, 于是对某个人的期盼变为对某个时代的期盼, 弥赛亚一词也由指称某个人转而指称某个时代——弥赛亚时代。基督教植根于犹太教, 但在基督教中, 弥赛亚被明确为基督耶稣。基督教中也有类似“弥赛亚时代”的概念——“千禧年”, 指的是末世来临之后, 基督二次降临, 人类得到拯救, 进入上帝的千年王国。因此可以说, 弥赛亚意识实际上包括两点内容: 1、指称某个人; 2、指称某个时代; 前者强调人选问题——谁是上帝的选民, 后者强调世界终极问题的解决——进入上帝之国。因此, 从根本上说, 弥赛亚意识关注的是世界终极问题的解决以及解决该问题的人选, 简而言之, 就是终极问题和选民问题。对于弥赛亚意识的这两个维度, 别尔嘉耶夫分别在“弥赛亚意识与历史”(见《末

世论形而上学》)与“弥赛亚意识与帝国主义”(见《俄罗斯命运》)中进行过专门的论述,本文将梳理和展现这位思想家对世界终极问题解决的哲学思考,并试图揭示这一思考不同于通常历史哲学的创造论特点。

根据别尔嘉耶夫的观点,历史事件中存在着不同的时间涵义,有宇宙时间、历史时间和生存时间。前两者可以用数学方法计算。宇宙时间可以根据行星绕太阳运转来计算,这是一种循环的大自然的时间模式,它的主体是整个宇宙。历史时间是按照年头来计算的,可分十年、百年、千年、万年,但它不是循环的,而是直线指向前方,指向未来,指向新的事物,历史时间的主体是整个人类。第三个时间——生存时间不能用数学方法计算,这种时间的流逝靠的是体验,体验痛苦和快乐,体验紧张和创造,它的主体应该是个人,但并不着眼于终结与开端,而是过程。生存时间最终走向历史时间,而历史时间终将走向宇宙时间。其中,指向终极的线性历史时间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核心,而推动历史时间前行的则是弥赛亚意识。

在基督教(东正教)传统中,时间被想象成为一种神圣化的历史中介,是降临到上帝选民中间的一系列特殊的事件。其核心事件便是基督降临,以此为界,时间上才划分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一种线性延展的时间观念,也是通过一系列相互衔接的历史事件,使基督教的时间世俗化的步骤。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有了意义:“意义……在时间的运动中被揭示,在弥赛亚希望的实现中被揭示。历史哲学的根源不在古希腊哲学里,而在《圣经》里。”(别尔嘉耶夫 2003: 119)别尔嘉耶夫认为,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的时间观不同,前者持循环的时间观,后者则持线性的时间观:“看世界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认为世界首先是宇宙,另一个观点认为世界首先是历史。对古希腊人来说,世界是宇宙,对犹太人来说世界是历史。”(别尔嘉耶夫 2003: 207)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首先是本体论问题,因为它涉及了宇宙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而别尔嘉耶夫则指出,这首先是在“空间中理解世界和首先在时间中理解世界之间的争论”。他认为,以循环的宇宙时间观为核心的古希腊人不可能产生历史哲学,因为他们没有指向未来的伟大期盼,缺少面向历史的线性时间纬度。“历史哲学只能在对未来的伟大事件的紧张等待的联系中产生,即对弥赛亚和弥赛亚王国的出现的等待,这就是意义和逻各斯在历史中的化身。可以说,弥赛亚意识构造着历史。历史哲学有伊朗—犹太—基督教的根源。”这是因为,犹太-基督教的历史哲学把弥赛亚的到来视为核心事件,历史是在此基础上的展开的连续的时间过程,指向未来的终极拯救成为推动历史前行的动力。对历史的这种认识,已经超越了宗教范畴,进入到更广泛的认识论领域,按照别氏的观点:“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肯定了弥赛亚和先知式的意识,他们都在通告千禧年的到来……不但包含《圣经》各书中或在圣奥古斯丁那里的历史哲学是先知式的和弥赛亚式的,而且黑格尔、圣西门、康德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也都是先知式的和弥赛亚式的。”(别尔嘉耶夫 2003: 209)

应该说,对历史和哲学的这种认识,并非别尔嘉耶夫的独创,很多西方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比如德国神学家于尔根·莫尔特曼也说过:“近两千年来,作为启蒙主义哲学总结的康德道德神学表明,从弥赛亚意识到新约所提供的两个世界观念及其面向未来的历史—时间观,仍然是近现代人文主义及全部现代性文化深层的功能性背景条件。”(于尔根·莫尔特曼 2003)奥斯卡·库尔曼也说,人类历史与基督教的“拯救史”在时间观念上有着某种类似和契合(杨克勤 2007: 394-395)。

2 历史的意义在于走向上帝之国

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接近预定目标的过程。在这个时间线性延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担负着引领世界人民前行的使命。按照他的观点,上帝首先通过先知把预言传给犹太人,后来又传给俄罗斯人(伊拉里昂的《律法与神恩》与费洛菲伊的“莫斯科—第三罗马说”也是这样诠释俄罗斯历史的)。这是上帝对人类进行的普遍启示阶段,上帝通过俄罗斯人来启示全人类,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发展

目标。最后，人类进入到世界末日阶段，俄罗斯将带领全人类进入千禧年，这是人类得到普遍拯救后进入的上帝之国，与上帝共融才是人类存在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别氏认为：“千禧年思想是隐秘的，它象征地表达着弥赛亚主题的解决。历史过程伴随着一系列失败，在历史的范围内历史问题是不能获得解决的，这个主题是上帝之国”。（别尔嘉耶夫 2003：260）也就是说，虽然历史不停地向前运动，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是失败的，因为从未到达过上帝之国这个终点。顺言之，正因为没有到达终点，所以历史才不停地向前运动。在这里，历史是一种由某个意向（千禧年）所引导的、趋向于一个目标的运动。这个目的就是上帝之国，它将给人类带来救赎，会将世上所有的国度团结起来共同朝拜唯一至尊的上帝。

这样，基督教的千禧年思想经过俄罗斯特色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双重翻译，逐步渗透到俄罗斯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变成一种文化传统，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俄罗斯人对上帝之国的探寻就是具体表现之一。特别是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罗斯知识分子进行了积极的、超验的探寻，这是一种从经验的现实世界到超验的上帝之国的诉求。人们不愿安于现状，永远朝向未来，紧张探索，渴望得到那无形的家园，寻找绝对的、神性的真理，并希望能够以此拯救世界。那是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它造就了俄罗斯的朝圣者，这些人奔向圣人的坟墓、修道院和显圣之地。他们大多徒步行走，去圣地感受上帝的光辉。“朝圣者是俄罗斯的特色，他们是那样完美。他们是寻找未来城池——基杰日城（Город Китеж）的永恒旅人。”（Н.А. Бердяев 1997：236）在这里，上帝之国又被别氏具象为基杰日城——一座隐藏在水底的上帝之城，一座未来的光明之城，它代表的是真理，朝圣者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它。俄罗斯历史学家乌斯宾斯基在谈到朝圣现象时也说：他们“在苍茫大地间漫游，是为了寻找古老的真理。”（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 2003：90）别氏认为，俄罗斯那些天才作家以及他们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梅什金、罗亭、维尔希洛夫、安得烈公爵和彼埃尔等都是朝圣者，他们都崇尚上帝之国。他还特别指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之国的虔敬：“两个人都追求社会真理，更确切地说，两个人都追求上帝之国。”（Н.А. Бердяев 1997：240）

追根溯源，弥赛亚意识是朝圣的推动力之一，有了它，才有了俄罗斯灵魂的上下求索：“俄罗斯弥赛亚意识首先依靠的是俄罗斯的朝圣、流浪和探索，依靠俄罗斯精神的躁动和不满足的情绪，依靠俄罗斯的先知性，依靠没有自己的城池而寻找未来城池的俄罗斯人。弥赛亚意识与平庸怠惰和保守的俄罗斯人毫不相关，与沉溺于自己的民族躯壳中的俄罗斯人毫不相关，与固守繁文缛节的俄罗斯人毫不相关，与满足于自己那多神教的城池、害怕未来城池的俄罗斯人毫不相关。”（Н.А. Бердяев 1997：245-246）弥赛亚意识那追求终极和美好的上帝之国的精神，成为人们前进的动力。

3 历史是创造的弥赛亚

创造即是增加，创新，从无到有。创造在本质上不同于流溢、衍生和进化。别尔嘉耶夫把创造提高到伦理学的高度，并用创造的思想对基督教和人类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因为“传统的基督教思想里没有人的创造积极性的位置，无论《圣经》中、教父哲学中还是经院哲学中都没有。”（徐凤林 2006：262）别氏认为，上帝在创造人的同时，也赋予人创造的使命。上帝用七天时间创世后，就把创造的接力棒传递给人类，让人类完成第八天的创造，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完美，使之一天天接近上帝之国，并最终完成上帝的期待。这样，人类历史不仅仅是希冀救赎的一部历史，而更是醉心于创造的历史。

在别尔嘉耶夫的观念里，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经验的现实世界，一个是超验的上帝之国。前者是恶的尘世的此岸世界，后者是善的上帝的彼岸世界，后者向距它很远的前者招手，彼岸世界的上帝等待着此岸世界人们的来临。那么此岸世界的人该如何行事呢？别氏认为，此岸世界的人不应该被动前行，不应该单纯地等待和消极地等待上帝之国的来临，他应该满

怀对未来的希望，有目的地积极行动，应该投入到改善或变革现存世界的活动中，这种活动便是创造。

别氏强调说，创造是“由人向上帝的运动，而不是由上帝向人的运动，”因为“人的真正使命不是寻求上帝的帮助，寻求摆脱毁灭的拯救，而是帮助上帝实现他关于世界的意向。”也就是说，人必须行动，必须创造，才能完成由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的飞跃。如此一来，两个世界之间便形成某种张力，进而又转变成此岸世界前进的动力，也正因为此，俄罗斯的灵魂才不安于现状，才觊觎改变现实：人们不能容忍世界既定的不完满的状态，渴望着另一个完善的世界，想象着给此岸世界带来更高尚、更美丽的东西。

这种渴望点燃了人们血脉中涌动的创造的火焰。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文化就致力于创造：“在普希金的诗歌中，唱响了上帝之国的旋律，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题目，首先是关于创造的问题。”（Н.А.Бердяев 1997：23）融合了西方文明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创造了普希金，又同普希金一起创造了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而这些人又反过来创造民族文化，所以俄罗斯是“处于永远创造中的俄罗斯……俄罗斯没有任何终极性的、永远僵化的东西。”（И.Герцен 1955：149）这是因为，现世世界与超验世界构成一种二元结构，在此结构中，矛盾双方构成的巨大张力常常会变为动力，它给俄罗斯文化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创造力，使得后者表现出一种勇往直前、追求真理的精神，有一种强烈的旧约主义和希伯来精神，它使得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可以跳跃式地向前发展，永远具有朝气和活力，在短短一千年的历史中，为世界贡献出了最美丽的精神文化瑰宝。

别氏认为，人的积极能动性是创造的重要前提。如果人消极怠惰，不积极进取，不立志创造，就永远不会脱胎换骨成为神人，也永远不能进入上帝之国。（别尔嘉耶夫 2004：279）

与此同时，别氏也强调了创造活动的另一个必要条件：人不能仅仅考虑自我、自我拯救、自我利益和自我需求，那样就降低了对自身的要求，就否定了人的创造天性。人必须考虑到自我之外的他人，必须“爱”他人，和他人一起进入上帝之国，人只有念着上帝之国、上帝的需求以及上帝对人的期待，人格才能得到提升，才能富有创造的天性，并在创造的过程中一步步接近上帝和上帝之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具有的如下特点：第一，在弥赛亚式的历史观的作用下，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始终面向未来和终极。别氏提出了人类进入终极世界的方法—创造，以及创造的先决条件——自由（当然，本文并不涉及“自由”论题）。第二，传统基督教世界中，指向终极的末日情绪是悲观的，消极的。而别尔嘉耶夫的末日观则不同，它对末日来临后的未来（上帝之国）有着某种渴求和期盼，做着积极的准备工作，这是一种乐观而又积极的末日观。第三，西方思想家也思考未来，也谈上帝之国。但是他们大多理性地视上帝之国为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幻想，而别尔嘉耶夫以及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却深信，上帝之国是可以实现的理想：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不断批判和否定现实，通过创造活动，就能达到终极的美好世界。也许，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实践性特点与此密切相关。第四，别尔嘉耶夫从存在的终极意义的高度、从未来的“应有状态”看待世界与人。（徐凤林 2006：4）他期待着实现完美而公正的社会，习惯站在未来“审视”现在，并从未来“指挥”现在，这种精神就是预言未来的先知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别尔嘉耶夫具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存在的先知精神。第五，别尔嘉耶夫哲学的基本特点就是宗教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绝之善的追求。离开宗教，这种向往就会降格为对尘世的社会公正的追求。

别氏给我们启示在于，创造不仅仅是对物质的重新组合与重新分配，也不仅仅是原初东西的自然发展和流动，甚至不是对物理形态的事物进行理想形式的改造，创造行为中应该有新的、未曾存在过的某种元素的加入，这个东西不包含在既定的世界里，而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创造是克服既定的现实，向另一个世界的进发，这里不见循环式的封闭型结构，而是

一种向前的超越，它永远面向未来。

参考文献

- [1]Успенский Глеб 2003 Очерки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времени ТЗ. [M].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 [2]Герцен И. 1955 О развит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идей в России. Собр.соч. Т.7. Москв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 [3]Бердяев Н. А. 1997 Русская идея[M]. Москва: ЗАО «СВАРОГ и К».
- [4]别尔嘉耶夫 2004 别尔加耶夫集（汪剑钊选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 [5]别尔嘉耶夫 2003 末世论形而上学（张百春译）[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 [6]徐凤林 2006 俄罗斯宗教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7]（美）杨克勤 2007 末世与盼望[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8]于尔根·莫尔特曼 世界正面临终结抑或未来已经开始[DB/OL]. www.gongfa.com/shijiezhongjie.htm

The Creative Messiah

——Berdiaev's Idea on the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World

GUO Xiao-li SUN Jing-xu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Berdiaev is typically of Russian characteristic. The messiahism of Berdiaev is differ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in the West. In his opinion, the messiahism is not only the thought of God's elector, but also the motive power of human history progress. The goal of human history is the salvation of all humankind, and its final aim is to get into millennium (the God's World) with creation as the prerequisite.

Key words: Berdiaev; messiahism; the God's World; creation

收稿日期: 2009-03-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文化语义内涵及其当代影响》(06CGJ00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郭小丽，女，博士，黑龙江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化；孙静萱，女，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化。

[责任编辑：刘 锐]